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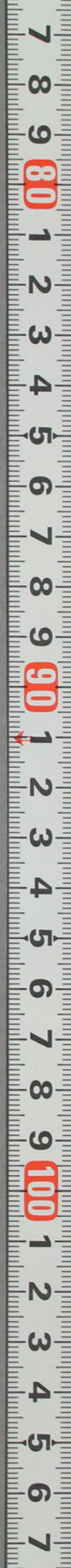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三

□ 13
2584
3



門 1118
號 2584
卷 10-3

韓子解詁卷之五

旧刊有亡徵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備內第十七、南面第十八、飾邪第十九、守



加賀國臣津田鳳卿彙述

天正九年三月三日寄
磯貝靜外

亡徵 旧刊有第
十五字

原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
古今奇觀也補陳深曰前排後摠体法甚奇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

謀慮簡猶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原注

之人也山璠曰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子辯

商賈外積讀商賈與鄰國通貨其小民內困者可亡也旧刊

仗右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尾宣陽曰器罷露百

姓秦策作罷路高注浴猶贏也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煎靡

貨財者可亡也讀靡靡通增外儲尤上罷苦百姓煎靡之財秦策靡

其財注集韻靡靡同壞也楚辭精瓊靡以為糧注靡屑也墨

子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靡弊注靡盡也或曰靡讀為糜

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十筮以疑衆殺名不

以衆言參驗舊刊作聽以爵不待參驗增聽以爵聽用一人

為門戶者可亡也增言出入皆由一人之言也鳳卿按官職

可以重求重人也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

而寡斷讀茹亦柔也大雅柔則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

亡也饜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

法旧刊脫刑字讀周詳密也增周合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

於文麗文章麗詞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

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言人主若聞甲

臣顧望不能凡重人狼剛而不和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簡易怙彊大之救而

侮所迫之國者隣國可亡也羈旅僑士謂外國說客杜預曰羈

僑重帑在外重輜重上間謀計王政注間猶與也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餒云能好也新序吾兩

不相能也水火之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僚不事而

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謂白望也言

今按起
家之起

以一時名聞起超羈旅起貴臣以陵故常者臣可亡也輕其適
 正庶子稱衡與適子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言死可亡也大
 心而無悔大心猶放膽也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
 資而易其隣敵者易輕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以而不畏
 疆無禮而侮大隣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
 疆敵以為后妻增后妻妻也內儲下則太子危而是而如則
 羣臣易慮者易變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言離
 而不知有可斷謂字與以通行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可斷而謂
 斷者反謂字與以通行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君猶龍傳出公輒也讀謂君
 受其禍猶安德帝播遷西海義仲立元曆質太子未反而君易
 帝後醍醐帝在吉野尊氏立光嚴帝

神上脫
字

子太子為質於外國如是則國携携或國携者可亡也挫辱
 大臣狎其身狎親刑戮小民而逆其使虐使懷怒思耻懷怒
 而專習則賊生專當作尋亦重也言藏怒懸罪却迫其人
 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讀謂大父兄眾疆內黨外援以爭
 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愛玩弄外內悲惋
 辱御按悲憐之誤正字通憐心不然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而口不能言也六書故愧駭帳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驕法驕矯通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
 也地無固地無險固城郭惡惡鹿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
 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位即世是言死也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如漢末是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

山璠曰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

具者如此則可亡也攀徧而心急攀徧舊刊作徧讀輕疾而易

動發心惰忿惰躁急與狗通史記而不訾前後者訾量也言

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簡猶可亡也

貴人相妬舊刊貴人大臣隆盛外籍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

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

仇仇匹官吏弱而人民傑傑桀通舊刊作桀桀黠如此則國

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辜而弗誅懸辜不使羣臣

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言使羣臣疑懼可亡也出軍

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如唐藩鎮

是可亡也后妻滯亂魯桓公夫人主母畜穢如宣太后內外

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嬖妾貴

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典謁納言之官戰國時

謁者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徧黨衆彊

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姦臣壅塞人主之制斷可亡也私

門之官用馬府之世榮原曰注軍馬之府立功者讀謂將帥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

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

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

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

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行女謂刑餘用事者者官

也秦趙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

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新古通不肖用事而

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

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修大音而人主勿禁

勿旧作則臣心無窮言不知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

與民同門讀同里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

其治亂其疆弱相躋者也讀躋奇也謂木之折也必通蠹牆

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

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

不難矣言能服行法術

三守旧刊有第

原注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始何

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增舉譽誤

不聽而譽臣獨任譽人及當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迺習能人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迺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

聞人主增言陳言者必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乃聞然則端

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言必因九
黜陟讀言人主雖愛而不能獨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
利其所愛之人也下不獨害同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
勞憚使羣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增趙作籍古字通言圖
予奪之要使殺生之機棄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
類皆是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
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
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
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

即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通作而不效公
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讀謂矯言外難險言禍
福得失之形讀險言也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
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成功功刊作則臣獨專之諸用事
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讀首發其必不信矣
舊刊信作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謂獄也禁制刑罰人臣擅
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
劫止塞則王矣舊刊止塞
作者止

備內舊刊有第十七字

原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碎亦懇切但人
事之變聖賢所不道鳳卿曰悖理之說獲之憤惋之餘

譬之針心警眠患輕害重骨肉嫌疑則終至相殘棉菴之際每輒有之數倫之基作偏于此嗟獲罪鄒魯莫大於此簡在讀者黃東發亦嘗為言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一作虛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其舊刊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讀傳訓附非保傳之傳殺申生而立冀齊夫以妻之迹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陳深曰捨此句令蓄全意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舊刊有子

字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

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增

侯世家母愛者然則其為之反也讀謂就語之其母惡者其子釋捨也惡也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通解婦人年三十

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

子疑不為主舊刊作而子疑不為後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

疑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

毋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

先君而擅萬乘不疑秦宣太后寵嫪毐則此醜毒扼味原注天幸薛宗義並稱制

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挑龙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讀挑龙

詳旧作挑疾不能處半言橫死過半王維復曰此雖人主弗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
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
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
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
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
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
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言互注意備夫
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謂內外
愛憎之相反增揚升魔外集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
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

暈於外其賊在內謹避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謂明主
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謂明主
而後舉用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謂內
外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謂三五荀
此亦作三偶合也按偶謂竝舉也難王術者以責陳言之實
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
二柄篇云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
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不當則罪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
衆衆端以參觀原曰注衆事之士無幸賞賞無踰行謂倫
且也行賜也飾邪云殺必當罪有罪不赦謂刑脫有則姦邪
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
除重原注謂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增謂得復除
者威重矣詭使篇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謂
不得者萬數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之使貴重起勢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五

評林
評並而
下詠
已字屬

以藉原旧注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

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

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鬲即的切說文鬲屬爾雅鬲款足謂之鬲釋名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鬲塞也管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玉篇鬲是曲旧刊作鬲詩傳鬲金屬釋文音尋方言鬲關東或謂之鬲俗鬲為鬲

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原注以喻正勝邪也今夫治之禁姦未旧刊未作明於此然守法之

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讀言獨明於人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

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楷本作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

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

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

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孫鑛曰蘓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迹始蓋得之此也

南面旧刊有第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原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

之以他臣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

任者為之監今所與備人者謂所不任者尾宜且曩之所備

也謂所任者言其所不任者今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

也反制於主猶曩之所任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南面

九

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道由也旧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

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

惑亂矣非誹古字通增荀子輕非譽而恬失民焦氏筆乘云

用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任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

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原旧注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悞

主壞法之資也壞人主使人臣雖有知能不得背法而專制

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

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索資求助也增資主誘而

不察因而多之讀誘見誘也鳳卿按正字通稱美曰多史張

故赦足下袁盎傳諸公聞之皆多後漢書馮異則是臣反以

傳諸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以其選

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旧刊無夫字有功

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使管人臣前

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皇侃論語疏事雖有功必伏其

罪謂之任下應篇首在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

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原注此言茲臣之用人主藏

是言藏中心也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

言二分君威勢者讀二勢者指上人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

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

知舊刊必刊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猶首尾也。辨無參驗。

者。舊刊參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如唐關此不

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虛言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資。資級。言人臣雖不言。若必則人

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

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

害反。如此者。舊刊如任理去欲。原脫此四字。今補。舉事有道。計其

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多。得利。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見論

制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

害大矣。後世開金銀壙。權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

今大費無罪。而以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

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暗於治術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變。聖人不聽。不聽。猶言不聞也。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止

必不。變。變有害。治則必不。變也。故趙武靈王曰。然則古之無

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可變。則變難。常伊

尹。毋變殷。言因夏太公。毋變周。言因殷則湯武不王矣。管仲

毋變齊。舊刊變齊。之變作易。郭偃。毋變晉。舊刊作更。晉郭偃。孤偃也。晉

墨子作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變

畏阻。意。晉語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之心者。恣茲之行

也。言戡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懲茲茲民。必嚴。日。漆之汚俗。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因循至亂。

上憚而不能更張也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

之讀明嚴二字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

鐵父重盾而豫戒也讀言其說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

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增墨子多用說在字今按并子章云此

一段內外諸說脫簡恐近是內外商君書古有此篇名說在

以下至篇尾不與上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怨官

文連續為錯簡無疑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怨官

中衛士也增龍傳秦伯送衛於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

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豈是也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

桓公有華車八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法管仲軍令

始於五家為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

戰車不巾不蓋又引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

此文管仲上有之字費而失大利也故俞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讀輒振

正字通不載輒字舊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

刊評注文作輒輒也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

鄭人不能歸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師之禮也其本也其餘並未考

飾邪舊刊有第飾邪舊刊有第

原注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茲臣以亂法取亡增孫鑛曰章法絕精隋

擊龜數筴兆曰大吉增擊龜者而以攻燕者趙也擊龜數筴

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批燕本無功而

社稷危增劇辛趙人燕昭王時入于燕世家燕王嘉十三年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鄒衍齊人封禪書鄒衍以陰陽

方士傳其術莫能通然則阿諛怪迂苟趙代趙併代地故云

得意於齊今不取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增趙襄王四年龐煖將

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

秦舊刊逆作道作襲增晉語翟人出逆申生秦策天下必

兆曰大吉始攻大梁大梁魏都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麗援增趙將煖榆兵而南增說文榆

南反則彰盡矣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及狸鮑注燕地

吳注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

陽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

云釐本齊地魏策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正義不考策文而

觀乎信矣彰恐漳字誤蘇秦曰趙南有河漳地理志濁漳出

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蓋漳水之外盡入于秦也或云

鄴已拔則趙之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空近見於秦

蔡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別兵辱主

不得意而死悼襄九年秦拔閔與鄴九又非秦龜神而趙龜

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非豐隆豐隆星名春秋緯曰豐隆大陰大陰者蒼龍之舍也

郭璞曰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讀雷神也其以

方位言者未詳增思玄賦注雷公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

乘雲兮諸家之說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

故留日說以廣異聞圓謂天文訓李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

其兩注雷也則非始五行讀當與王相連看增水火金木

太乙讀即帝坐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

太乙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太帝坐太乙之精也或曰

天一誤王相四書行明云旺者為主相者輔之蔡氏曰如東

漢李尋傳星者五行之精天文志五星之字五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三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旺而生丙丁火便是王字相王攝
之次也全到這裏衰所以狐按此言方春不可擊東方也攝
提讀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方各有三星也六神向
九數訊九魁與六神王注六宗神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
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六曰五括當作五橫五橫即天橫齊甘德曰天橫五星在
軍道絕東方朔曰月犯五橫兵起天下有大亂易政貴人死
公連曰填星太白守入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秋緯曰咸
池天橫五帝東舍一名橫龍一名五橫一名天津按天河齊
橫潢之誤讀五括疑天增括矢末五括登天弧耶天河齊
德曰天河一星在天高西迤天街東天河察迤鈐尉曲陽主
河江之紀也甘氏曰天河不見經一歲河水多出天下無道
橋君不養百姓臣強君弱河神害其國紫辨曰天河光暉速
旁星肩經天子有德水泉自出宮中大赦黃帝曰天河光暉
不明三公誅女黨期一年公連曰天河赤兵黑水君臣爭境
不出二年衰弘曰客星犯天河下賤迫君堂增天官書鉞北
北河南兩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索隱曰宋均曰兩河六星
知逆邪也又按恐天阿天文訓四守天阿又云天阿者羣神

天文錄
一名孤指

之關也殷槍舊刊作槍讀天官書歲星其尖次舍以下進而
注星名殷槍東北三月生天槍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
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允增天官書天槍為兵亂之祥非吉星
也按殷槍以色言當讀為朱殷之殷天官書天槍色赤而布
角其國冑色赤黃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字恐數年在
而沉所居野穰歲星吉星東向而勝非行下同數年在
西也又非天缺物本作缺讀缺同有殘缺不祥意增蓋列
思玄賦列缺瞻其照夜注列缺之倒景兮注天門也又
缺電也鳳卿按天缺星名孤逆讀天官書正義孤矢向後
有逆順故云耶刑星讀太白也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
鳳卿按逆指誤刑星讀太白也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
奎曰封豕台原注俱凶星西向而敗讀台蓋謂三台非凶星
命名固凶台疑增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為凶戾漢興言星者
其石諸家與天官天文間有不合則戰國時星數年在東也
名候法必有大與後世異者淺學所未考究焉數年在東也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
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陳深云至此加事於明法

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

東是也。亂弱者，人之性也。增：字句正是搭擊語，命者，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勢，并子章

云未詳治疆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句踐恃大明之龜，大明龜名，見尚書

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身臣，謂身與臣也。舊刊作官，增：雜記官於大夫注，官猶仕

也。及國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

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

荆恃吳而不聽齊。增：史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越伐

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增：左傳定

許因楚敗也，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杜注許復見者，蓋楚封之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

吳師道曰：安王十一年，魏而韓滅鄭。鮑彪曰：鄭君乙九一年，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榆關

而周策定，恃秦而輕晉，秦饒而死，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鄭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亡，魏策昔者曹恃齊而輕晉，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輕齊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恃齊而輕魏，魏攻秦而輕齊，齊恃魏而輕韓，魏攻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五

句評

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
敬信民雖寡疆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
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疆人主又以過
予人臣又以徒取增言無功而取也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
者旧刊無以字古作君物本古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
之功願一本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
伎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旧刊臣臣伎取則功不尊無功者
受賞則財匱而民望望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
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
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荆恭王與普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十過篇無其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原注
也忠子反曰去之十過篇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折酒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
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聞酒臭而還聞嗅也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
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也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
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與十過篇故曰豎
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原旧注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
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
 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原注言明法度也立辟從
 憲辟亦法也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疆臣天下威行
 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
 時言多兵士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
 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斷者論從其下之反東縣齊國樂毅
 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及奉法已亡增奉法指君而君
 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就君臣上而泛說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言以毀譽為賞罰也則兵弱
 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原注

飢謂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
 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
 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
 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夏本紀注鴻大也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
 朝諸侯舊刊有之君二字會稽之上防風之君韋昭曰防風汪氏
 之國名後至而禹斬之命後至故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
 者斬原注先令後令皆非法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原注如令者法也鳳卿按如順也故
 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
 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
 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知能明通

有以言兼法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單單列之單不與法偶也不可

傳於人而道法萬全道由也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

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飭於道之故讀故事也謂法術孟子注述也飭周

禮注勸也月令注厲之義不與節同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

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飭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

禁而聽請謁羣臣實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

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王之心而勢為交於上以上位人為黨民好

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字有功者愈少姦

臣愈進而材臣材才古通用趙策張孟談曰夫董安於簡子之才臣也退則王惑而不

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原注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

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

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佞之所以侵

也一作浸鳳卿按侵字誤故人臣當作人主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有資姦人有以資藉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此說疑篇疆

諫有辭強諫者必以子元為口實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

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禁止也是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

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原注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功過法立

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

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

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故齊太公封人臣之私

用注以此思
則此九官
之功也
也

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舊刊作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欲從縱，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為非說乎。鳳卿曰：非子暗一箇誠字。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言盡死力也。民盡死則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

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金澤 林寬季容書

廣瀨胤
金谷
村上
尾宣陽
山内鈍

全錄

韓子解詁卷之五終

韓子解詁卷之六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解老

旧刊有第
二十字

原注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鳳卿曰老子亦是
有者也故立言率以洗繁文之流弊為有國之皇極故
多矯世之言漢興撥暴秦之擾亂君臣宗之一寧海內
非子先知之用其道以飾其術其義圓活不泥章句發
揮道德之用不墜道釋之窟窠信有為之人哉愚者以
為其解郵書燕說若夫陳深曰解無意義且不得老氏
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倏忽往來不可羈制
之趣亦碩鼠飲海之話也文人不知讀書信哉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淫於
外謂放

心也讀此蓋以德取義於得故且分德得於內外而言德而
不見其得也增長門賦注引作神不淫放廣雅曰淫游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解老

神不滯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增禮樂記德者得也鄉飲

酒義德也者允德者以無為集謂不以無欲成

德行以不用固意得也為之欲之則德無舍

言神滯於外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

生於德言施德求報也田孫月峯本並德則無德不德則

在有德言在為德君子不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

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張景陽雜詩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擊系

泥夫無術者世之不知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

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怠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

意所無制也田孫月峯本並今制於為虛言有意于

為是不虛也張賓王曰此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

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

無為而無不為也管子曰化育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

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生心

揚惻隱之心非求其報也言與物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舊刊孫本並作父子貴賤之差也差別

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知親疎內外之分也分也臣事

君宜下懷上增諸本有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

助也宜孫本作朋友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

之嚴君平云理名正實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安甫云不惟為

之而且上義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舊刊孫本並作

禮者所以貌情也情貌荀子文貌情用注文禮物貌威儀情

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為下文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以為通用三年問曰稱情而立文羣

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

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

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飭之所以諭內也舊刊飭故

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

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為禮

折也以為其身舊刊孫本並疊故神之為上禮神中心也增

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舊刊孫本並疊故曰上禮為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荀子惟為雖極多聖人之復恭敬讀

反復也增朱荀子曰踐行也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原注仍

而就之驅而納之于禮也老子仍作仍林希逸云仍引也民

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老子

億云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

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鳳卿披

非子又遇七國爭亂之末世憤有篡賊之臣藉口於道德肆肆

奸馳詐不知忌諱者以行明老子之言欲以喻警一世之人

終至攪流也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行道已久功有實

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人之事也舊

孫本並人作仁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

下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

非即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

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

以五采隋侯之珠高誘曰隋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

愈去後街大珠報蓋明月之珠不飾以銀黃銀黃武帝以璽

因是階侯天珠世以為寶也書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注銀謂銀印也黃謂金

印也廣絕交論早縮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注

黃謂黃金又楊慎山海經補注皋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銀黃

漢代用以為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

貴於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

飾故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

親具禮而不明禮而微也故曰禮薄也

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

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相棄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之竅為務也出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

莊子應帝王篇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今為禮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朱元晦曰

其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華乘先物行先理動之謂

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增無緣不緣理也忘趙本作

妄讀當去而字看意臆同度

今按事修也樸心質也禮也言飾也

禮自固為

先物別

待浴切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說符注蓋隱者也湯問注楚人以善釣聞於國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額也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汝識之術櫻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猶紛然也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裹包也故以詹子之孫本無之字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是下脫所字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華非實也而愚之首也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

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經絕也言可得而行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增管子兵法徑於絕地朱長春曰凌山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何國不攻并子章曰不徑恐而經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脫禮字好當作行故曰去彼取此篇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作而看全壽富貴日刊無貴字非也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抑下文本下當有生字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抑下文以以下五字注誤濕正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捕則大能成天

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

者舊刊忘作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舊刊猗

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舊刊

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

同上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

今按言去道故論人或云曰孰知其極老子有其無正邪正

二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

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

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

孫本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

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今以下二十二字

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鳳卿按孟子苟求其故法

天下之故者也故事也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鳳卿按孟子苟求其故法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

也讀必固守也輕恬資財也讀恬不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不偏黨也立字孫本同有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

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讀方雖死節輕財不

以侮罷羞貪讀罷貪廉之反增墨子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

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

國而不有罷士注罷弱不任事者齊語罷士無伍注罷病也

無行雖義舊刊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讀邪私雖勢尊衣美

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以暴志其故何

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也問知讀言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

見即不成遂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

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能言慣習人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

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讀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

勝衆數也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故

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增荀子注廉稜也說文劓傷也但

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作

耀原注道無繫著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為

聰明睿智天也也動靜思慮人也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

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揚

韓非引之虞書天聰明自我民視天聰自我民聽故視強則目

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

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

失之地讀境也曰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

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

不能避晝日之險言白晝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亦有此論

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讀即老治人者適動

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上文云動靜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

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上文云聰明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則盲聾恃狂之禍至是以齋之原注齋者有餘不盡用之意

答齋之齋他說話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天莫如齋只要以用些子舉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

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齋之為術也舊刊為生於道理夫能

齋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

退而不服從道理增物本退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舊刊下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齋服原注齋復攷自老子今按齋服

服齋早通讀齋字以離未見字解朱故曰夫謂齋是以齋服

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齋之也知治人者知以下

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

則和氣日入謂不以先入為故曰重積德老子作謂之重積

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故

新對素齋服者也故曰齋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

靜而後和，和而後計，得計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也。而則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歿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計筭也。一文云：人有欲則計會亂，是讀

會極處，百會之會。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

世本無其字。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一本無能字。故

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舊刊國下有母字，諸本無老子同此。

所謂有國之母。舊刊接上文高誘曰：母者本也。老子注國之所以安，謂之母。母者道也。茅

曰：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是一般。范無隱曰：解得老子意，讀之令人神爽。道也者，生於

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

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根也。亦有蔓義。有直根，根者，增根上當有直字。書之

所謂柢也。書老子書柢，或作抵，讀蓋根曼而柢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橫曰柢，誤。柢也者，木之

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

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老子作是謂長生久視之道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視活也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篇家語贊君篇呂子重已說死修文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作徒謂徒役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羣書治要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旧刊孫本凡以作其民利害易則民務變勢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以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旧刊徙則多敗傷烹

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色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治要

故曰治大國者老子無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擾之則民亂烹鮮者攪之則

人處疾則貴醫旧刊人以下接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

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

瘞疽痺痔之害增瘞謂癰也山璠曰龙傳荀偃痺疽注惡創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旧刊無人

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旧刊崇上人逐除

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聖上有夫字。民作人。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不以利之為事。欲利之則反病之。山：藩曰：言事及利也。荀子：為事利則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則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舊刊則作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兩有夫。

字則作故。工人至歸焉。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

舊刊有以。下別提。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

讐於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鵬士寧曰：多外字。內有德澤於

民者。孫本：民作人。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

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

戰鬪逐此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原書通淫。倒今從。舊刊增淫靡無用之物。所積

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積力於田疇。舊刊於必

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

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

句謂以支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糞車者方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舊刊孫本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

暴虐則民產絕恒產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以

讀畜生字始見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以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

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讀蓋謂將軍之馬山璠曰當作支馬如將迎通送迎可見今按將馬謂主將之

馬言民間馬乏不能給軍用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

用浦陔園曰之恐者誤言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

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

勝則事經絕讀經常也言事之常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謂五色聲樂可欲之類進

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璠曰平聲魯語不教魚長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

馬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

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

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老子禮是以聖人不引五

色山璠曰引猶誘也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謂異於飛禽也謂非星辰之類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上不屬天而下

不著地上不屬天謂非草木之類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

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增列子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

屬按引下少於字

齊俗訓於
如性之於

也。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
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讀飢也。增呂氏春秋其為飲食
足以增氣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
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
從老子作得亦通。晉靡有免。賈
誼傳，傳說晉靡。徐注，齊刑，索隱，晉灼曰，晉相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以鐵鑣相連，係也。案
內儲上，衛晉靡為魏襄王
后治病，似當以徐義為長。死罪時活。言可幸
而免也。今不知足者之
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
生。於猶言斯也。讀憂憂憂其憂也。增下憂上疑合。
有甚於字。原子禮曰，甚於憂句於當作則皆迂。疾生而智
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不由法
度也。妄舉動則
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

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舊刊憂苦痛
以下八字。則傷人也。惜。王術訓其莫
惜於志，在莫

邪為下注。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

惜於欲利。老子惜作大利，作得而次云，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有道之君至此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否之反。
同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老子知此兩者
亦稽或王弼曰

稽，同也。古今之所，理者成物之文也。讀
如。道者萬物之所以成

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增或云曰恐因
誤或為行文。物有理，不可相

薄。讀侵
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

無常操。舊刊憂無常操三字。
孫本批本並同此。是以生死氣稟焉。舊刊孫本
死生氣稟同。

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禮儒行篇
古人與稽
誰合也

之以成其威讀斗之所向必敗故曰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帝見

官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行也周四時得之以

御其變氣孫本御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萬國也赤松得之以

天地統讀言與天地相終始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制度道與堯舜俱

智更擊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

乎則看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照昭以

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舊則若水溺者

多飲之即死即或渴者適飲之則生即刊則作譬之若劍戟

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

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解士寧曰故下恐脫曰字此段所

說道理不必引老子而所謂昔之得者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貞一者道也韓子亦云道無雙故曰一與此節互

相發矣山濬曰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

而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杯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顯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海西王母得之坐于

以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

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又

曰周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作聖字惠曰天得之以高

押韻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

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

見功以處見其形讀當作處其見形增汜論訓蛇舉首天而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增老子

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

象凡理者方圓長短舊刊孫本麤靡取脆之分也麤細故理

定而後物可得道也舊刊無故理有存亡舊刊理上有死生

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

常增凌注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

死不哀者謂常二十五字作一氣讀而常者無攸易變無定

理無定理非在於常舊刊有所字增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

其玄虛用其周行彊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孫本舊刊

可道非常道也老子無也字原注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

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綱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

三者原注十有三言多也十有二者蒲阪圓曰疑行四肢九竅合十

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原注徒故曰生之徒舊刊有

子同十有三者老子無者字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具猶枯

此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當作十故曰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讀上生生

也生活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

也也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地并子章曰上

之字死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之性也變

曰地之之疑當作亦老子人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愛

也山也曰此下疑有缺文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山海經兕出湘

牛一爾雅曰形如野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

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

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批本標曰借事上不

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山下潘曰恐飾字

誤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

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

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讚源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

凡兵革者舊刊接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

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

人之遊世也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增當不恃備以

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舊刊孫本被作遠諸害故曰兕無

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披投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曰刊作刀。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孫本作及。英曰相合無間曰體。故曰無死地焉。或曰曰下動無死地而。易文言君子體仁。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撰生者。又容其刃。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至此。五十章亦十有三下云。夫何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禍。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孰。思慮孰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讀言其從事。也明白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論語仁。

者必有勇。蒲坂園曰。此上老子。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周公曰。當別冬

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

常費。增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況於人乎。故萬

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弗為也。一弛文武之道也。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

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增舉。示也。湯正路曰。之字句下

恐脫。故字。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

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
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
士知之矣讀言王公發号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為天上先
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也增權議權謀也係辭傳
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日刊於則萬事之功形矣而
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
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
無不功而議必蓋世議論高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
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老
作故能成器長
慈於子者原注慈者不忍之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

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上吏則戰勝
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老子作夫慈以守
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
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增老子天將救之以慈
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故曰生心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
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性於
生也故曰之生讀天生言自天生存之也生心若以慈衛之
也心上藏於字盡之生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若以慈衛之
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
寶之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章書之所謂大道也者原
謂不矜不伐濡弱謙下也增老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蒲阪
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蒲阪
外貌施文飾也老子唯施是畏
老子注夸張曰施畜之反也

物也。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

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

之而往，故曰校。諸本校作拔，為是。蒲反。曰：老子善建，至聖

人不然。山璠曰：至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

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

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

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也。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

家。讀脫而字，山璠曰：一有而字。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老子作

於字，下文家鄉邦天下上皆同。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聚

益聚，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

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尊，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

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增科，餘也。息，滋

適，其條以觀多也。按適，恐通字，息耗，消息也。猶言損益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

下之然也。以此。孫本作以，如此。○蘓子由曰：以此言亦以身

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

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

觀則天下無不然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

喻老旧刊有第

原注比異連類以明老子之言今按旧刊以此篇置第七卷首未知漢唐旧本編次如何姑從如源本以備政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資天下

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增元論訓注不

鞮發生蟣虱注韓子曰燕雀處帷幄幄幕也處而兵不歸論

訓作不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公增莊子豐狐文豹說苑封狐玄豹九傳晉悼公四年無終

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

號為罪旧刊無則字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旧刊無

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智伯襄范中行而攻

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

南增按人間訓智遂卒被分際其首以為溲器增檢戰國策

伯死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柳榼晉灼曰虎子之屬或云

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柳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

囊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器故也

吳師道從索隱正義曰酒器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漢書

董份曰决非盛酒死骨人所異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

為溲器耳蒲阪曰難三竹飲榼呂子義賞斷智伯頭以為

訓高誘注飲器柳榼也索隱正義皆非也鳳卿按淮南

子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鬻臂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

飲以相詛越人刻臂出而中國殺牲飲血相為信董份未深

考耳織田信長以朝倉義景淺井久政長政備膳為飲酒器

意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旧刊于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不聽官之奇故邦以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

生為常霸王其可也其恐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老子作自寧則字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知是之

足常

楚莊王

旧刊接上文

既勝狩于河雍

孫本于作於史記莊王十七年敗晉師于河上遂至衡雍

而歸蒲阪圃曰狩字之誤當依晉下文及人間訓作歸而賞

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是邦之法作楚祿

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邦

文為之為或云度之誤增邦下當有法字讀言不以邦法故收其邑也屬卿案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清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磽之地而不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高誘曰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寢丘名醜滑稽傳呂子異

寶並載此事皆為叔故儿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老子建抱下並有者字又

脫世世

制在己曰重增不制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老

君子作聖人蒲阪圃曰此句疑當在下輜重也下傳寫錯誤耳不然故曰字說不去也邦者人君之輜

重旧刊有主父生傳其邦讀言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

傳國武靈王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二地超

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

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老子作躁則失

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讀言君威獨行於其臣故

不可為臣所奪也

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

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莫不可脫於深淵

老子無賞深字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

之以為德

讀言為德於君也

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

讀言為威於下也增臣則

字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後之人

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

德威皆臣自為損益

交文耳不必泥

故曰邦之利器

老子邦作國漢人避高帝諱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

宦仕也

而勸之伐齊以弊吳

史記越使夫

曰竊聞大王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竟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

人於艾陵

魯哀十一年

張之於江濟疆之於黃池

吳語吳之地師北征闕為深溝

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故可制於五

湖

齊俗訓越王勝

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老子翕作欲通

增固姑通用人間訓固試往將欲弱之必固疆之

晉獻公將復問之列子作姑復問之

欲襲虞遺之以譬馬

遺原作道誤讀道之智伯將襲仇由遺

之以廣車

增仇由見說林下周禮廣車之卒注橫故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

老子取作奪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起事於無形

旧刊接上文

而要大功於天下

讀要邀同言是謂微

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彊也增謂損弱當作是有形

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右上一凡茲旅必起於以增

於其細也舊刊無千丈之隈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際之烟焚增呂氏春秋巨坊窟蟻而漂邑致人突洩一

行隄也塞其穴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文人之慎火也

塗其際增按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七是以白圭無水

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增或云

也

扁鵲姓秦名見蔡桓侯舊刊侯作公山潘曰史記新序作齊

蔡無桓公蔡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

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

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稷子有桓侯午去簡子

桓侯竟不知何國也蒲阪圓謂晉世家烈侯卒子孝公頽立

索隱云紀年以孝公頽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因者扁鵲

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曰十日不知人所

記異也然則古本或亦載簡子事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

腠理又腠理方書皮膚理分際也儀禮鄭注腠謂皮肉之理也

謂玄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道路門戶也

扁鵲按今人
表親重下有
齊桓侯注和侯
子東哲宋深考
耳

日將恐疑倒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

史記無恐字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

病以為功也舊刊無欲字史記作醫之好利居十日扁鵲復見

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舊刊易作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原作一日扁鵲復見曰君之

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原本脫三十二字扁鵲望桓公而還新序還桓侯故

使人問之故特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湯熨之所及也新

作鍼灸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新序作火齊之所及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

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禮記注主督

子形管子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此言司命之無奈何也今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

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

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何啻古而已哉是以

以注斯故曰聖人蚤從事焉增蓋古語今昔晉公重耳出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

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舊刊有待不若殺之無令有後

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

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

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

廖文英曰
著音佳飯
匙也即張
良傳云借
前箸之箸

廖文英曰
約肉之美
者昌覽注
約通亦便
處也

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辭，而假之道。晉已取魏，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賤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讀未及其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舊刊接紂為象箸增象箸索隱持略友周禮六樽有犧尊著壺泰山箸尊者著地無足是也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見小曰明

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勾踐

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越語越王甲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轡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
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也注先馬前而支也輟耕錄前漢志
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反今
韻書作蕪典反字作洗愚意此故能殺夫差於姑蕪文王見
類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

詈於王門讀文當作武增武王之王也不病詈難四武身受
王當作玉形之誤也及冢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
一年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趙策希寫曰昔者文王
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注項羽紀注成泉北門注玉門
事不經見呂氏春秋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注引道應訓文
王婦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鐘鼓示與紂同武王以此
為辱非也合而考之文王困羸里武王亦從囚故曰王門之
辱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泉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
文王有羸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
成泉玉門此一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屬卿按
聖賢之君兩危矣**故曰守柔曰彊越**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
戰于坻野今石經諸本作牧書以備考

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害詈舊刊害作病故曰聖
係本同此

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安
為君子器不妄為細人用細人小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
人為寶

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猶
貴寡

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左傳襄十五年
子異寶新序節士並載焉

王壽道應訓注王壽
古好善之人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
讀豈適周之

塗歟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應訓塗作徐屬下注周之隱者也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
者無常事讀言不可
為典要也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
子事

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今子何猶負之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不藏書

而行舊刊猶於其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淮南子儻作舞注

之也。蒲阪圓曰。按喜復古而舞也。陳深曰。此焚書之萌。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讀言不以

而慧者不以藏書。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讀言復也

學不學。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老子無

夫物有常容。增山璠曰。左傳事有其物。物因乘以導之。因隨

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人有

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蒲阪圓曰。按秦族訓注象三年而成

豐殺莖柯。毫芒繁澤。南子繁作顏。則色澤也。亂之楮葉之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亂紛也。功工通

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列子列上有子字。地下有之。生物三字矣。故不乘天地之資

而載一人之身。請載事也。山璠曰。家語周不隨道理之數。而

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羨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昌子聖人之所貴。豐年大禾

飯子道曰。減獲不能惡也。舊刊減作藏。增與減皆同。墨子

慮感之利。而愛減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又云。外執無

能厚吾利者。籍藏也。司馬遷書。藏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

屬為奴。隸韋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以善人為妻。生

子曰臧。荆楊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

燕之北鄙。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

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

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

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蒲阪圓謂。禮論

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

一音之轉耳。讀惡荒也。

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韓故曰恃萬物之

自然老子恃而不敢為也

空音原注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孔

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大而無後識之故曰不

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戶上牖上

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主也增當與

趙襄主禮大夫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俄而與子期逐

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於守作

而後可以進速致遠增進追誤荀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

則欲逮臣逮及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山璠曰誘非先

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舊刊無尚何以調於馬舊刊於

此君之所以後也孫鑛曰是精言駁論可

白公勝慮亂罷朝內儲上越王慮伐吳注謀也道應倒杖而

策銳貫顛顛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顛顛同列子說符淮南

血流至於地而不知舊刊於作于鄭人間之曰

顛之忘將何為忘哉讀言不忘也增列子淮南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九

之故懼之案史記曰公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以此言智

父建亡在鄭鄭人殺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以此言智

周乎遠則所遺在迤也老子遠下無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言

不見而明老子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

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并子章曰趙襄

楚莊王前文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倒句法讀言不

右司馬增呂子重言御坐而與王隱曰讀御侍也隱語也

三年不翅山璠曰呂子作動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

名讀言名之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

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讀釋不穀

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

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增齊策楚威王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云徐詞余友尤氏作舒說文

作舒蒲阪圖曰莊王六年伐宋十三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

州乃威王事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

小善善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善善道故有大名不蚤

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見劉向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

曰臣患之旧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三十一

之弱也。莊躒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也。而欲伐越，舊刊無此字。此智之如目也。增

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不能見百步而不可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躒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莊躒初為盜，後為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越王曰：吾不貴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蒲反曰：案任防代齊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子介位注：莊躒楚威王之時，大盜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失無此事，揚也。所見本作為楚王，近是莊子蓋莊周此作杜子亦誤。樂書莊躒起楚分而為四，參索隱躒其略反楚將之名，揚升庵外集引此章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躒者楚莊王之苗裔也。以其眾王，漢去莊王時，百年此又莊王乃止。故智之躒也。揚氏義誤分莊躒為二人，其失考也。

難不在見人在自見。為莊王之自反不知則為夫差之蓋威

以好勝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子夏舊刊別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見新序禮書增精神訓注精神內守無所思慮故肥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山璠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文王不予，費仲原注紂佞臣來求，因予之。內儲說下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傍，令之間紂而亂其心。

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字看，則雖知大迷，讀不愛其資言不惡。

也。小人。是謂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增呂氏春秋。紂使膠鬲來問。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玉版以問之。哉。管子亦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宋長春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案此章亦兩。陳深曰。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意已見。故不盡為美也。有以反覆為貴者。愈重複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子首。係但妙在反復耳。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復于後。翻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詰卷之六終

